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9

人 民 出 版 社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九辑目录

工联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陈慧生 (1)
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	
——哈佛尔纲领	李兴耕 (15)
“劳动解放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周 邦 (30)
布朗基与第一国际	承 中 (44)
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制定与共产国际的	
帮助	黄修荣 (62)

人 物 传 记

厄尔·白劳德	刘庸安 (81)
--------------	------------

读 史 札 记

马克思和海德门断绝关系的原因	薛 希 (104)
----------------------	-----------

代表大会介绍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图尔代表大会	彭 光 (113)

国外研究动态

- 日本的卢森堡研究概况 周懋庸 (139)
- 英国工党大事记
(1900—1918 年) 王小曼 (145)

文献和资料

- 普列汉诺夫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摘录) [俄]列·格·捷依奇 宋洪训译 (163)
- 保尔·拉法格致卡尔·马克思
(1871 年 2 月 9 日) 辛 庚译 (182)
- 保·拉法格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8 年 11 月 27 日) 孙 魁译 (185)
- 保·拉法格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9 年 2 月 14 日) 孙 魁译 (189)
- 一篇新发现的卢森堡手稿 周懋庸译 殷叙彝校 (191)
- 桑巴、加香、勃鲁姆、佛罗萨尔和龙格在
法国社会党图尔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摘录) 彭 光译 (196)
- 格里欧和苏瓦林致法国社会党图尔
代表大会的信(摘录) 彭 光译 (211)
- 从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到图尔代表
大会(摘录) [法]沙尔-安德列·于连 顾 良译 (213)

考茨基关于列宁的一封信 辛 庚译 (222)

在革命的名义下(选译) [俄]尼·瓦·乌斯特里亚洛夫 (226)
刘彦章译

十三人声明

(1926 年 7 月) [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 (242)

唐亮、黄玉石、刘苏里译, 杨彦君校

八十四人声明

(1927 年 5 月) [苏]列·托洛茨基、格·季诺维也夫等 杨彦君译 (263)

法国社会史研究所图书馆访问记 承 中 (279)

书 刊 简 介

一本回忆斯兰斯基的书 范达人 (282)

工联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陈 慧 生

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十九世纪中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对外贸易迅速扩大，英国不仅成为商品的主要输出国，而且成为最大的殖民强国，大量超额利润源源不绝地流向英国，流入资产阶级的钱袋。资本主义的繁荣兴盛不能不对工人运动发生影响。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英国工业的巨大增长和宪章运动的失败，使英国工人阶级进入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漫长的冬眠。宪章运动著名领袖之一库伯对于这一时期工人精神状态的变化作过生动的描述，他说：“过去宪章运动年代，郎卡郡成千上万的工人衣衫褴褛，许多人食不果腹，然而他们却处处显示出自己的智慧。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聚集在一起，或者是讨论伟大的政治正义学说，即每个成年的健全男子应当有权选举制定管理他的法律的人，或者是认真地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可是现在，在郎卡郡找不到任何团体，却可以听到穿着讲究的工人，双手插在衣袋里，热烈地谈论合作企业以及他们在其中或在建筑团体中的股份”。^①总之，工人阶级已经抛弃了革命传统，染上了眼光狭窄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讲求实惠，热衷于经营个人的物质生活。

① 转引自罗特施坦《从宪章主义到劳工主义》1929年伦敦英文版第183—184页。

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为工会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从1824年禁止结社法被议会撤销后，各地工人纷纷建立了许多行业工会。它们领导工人同资本家展开了以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为主要内容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这一时期工会运动的历史意义，称赞工会是“工人同企业主斗争的堡垒”，^①认为工会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在教育工人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②然而工会所发动的斗争一般说来往往以失败告终，只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暂时取得某些成就。英国工人逐渐意识到工人团体力量的分散是斗争失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开始产生了联合的愿望，要求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工会的组织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851年，不同部门的机械工人首先成立了全国性的机械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制定的章程比较严密，后来成立的许多工会都以它为模范，仿照它的做法，甚至全盘接受它的章程。最重要的模仿者是1859年建立的木工联合会。以后陆续建立了成衣工人联合会、排字工人联合会等等。工会运动实力大大加强，财力雄厚，会员人数也增加很快。1872年，工会代表大会所属的会员已经达到三十七万人，到1874年更增加到一百万人以上。

这些联合会具有领导集中的特点。它们设立了脱离生产的专职工作人员，逐渐形成了一批长期占据领导职位的有影响的领袖。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机械工人联合会书记威廉·阿兰、木工联合会书记罗伯特·阿普尔加思、铸铁工人全国工会总书记丹聂尔·盖尔、泥瓦工人“伦敦联盟”总书记埃德温·寇尔森以及女鞋工会重要成员乔治·奥哲尔等。他们从五十年代末期起通过伦敦工联理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07页。

会实际上领导了国内的工人运动,后来被韦伯称为工会运动的“政务会”(Junta,亦译“领导小组”)。1868年举行了第一次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一个议会委员会。从这以后工会运动的领导权便转归这个委员会掌握。议会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是乔治·豪威尔,第二任书记是布罗德赫斯特。

这一批工联领袖有着大致相似的经历,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共同的观点和主张。他们都是熟练工人出身,在工会活动中显示了较强的活动能力,热心维护本行业工人的利益,博得了工人的信任,在工人中享有较高声誉。他们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或多或少都有直接的交往,相信资产阶级激进派能够关心和代表工人利益,相信通过和平协商能够取得资产阶级的同情,从而使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在政治上,他们拥护自由党,支持自由党的政策,相信议会和政府愿意实行有利于工人的改革,因此他们在议会中亦步亦趋地追随自由党领袖,实际上成为自由党的忠实“帮手”,被人们称为“自由党劳工派”;在理论上,他们否定宪章运动年代工人中流传的社会主义思想,接受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按照这种理论来指导英国工人运动。

总括起来,工联领袖所鼓吹的工联主义思潮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扬劳资利益一致

当宪章派还在领导广大工人同资产阶级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许多工会组织就已经暴露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关系的错误观点,认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即使发生矛盾,也完全可以通过和平协商方式得到解决。例如,装订工人协会书记东宁在1845年为伦敦工人代表委员会起草的一篇影响很大的报告书中就着重强调了劳资谅解的必要,说“劳资利益互有牵连,无论何方加害于他方,加害的一方无不身受其害”,工会应以促进

这两个阶级间的“谅解”，消除资本家对于工会的种种“偏见”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① 1860年，东宁在另一篇重要文章《工会和罢工；它们的哲学和意图》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劳资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本质中内在的邪恶本能，这种本能不但资本家和工人有，整个人类大家庭都有”。他把这种本能称作“掠夺的本能”，认为雇主和雇工双方都受害于这种邪恶的本能，每一方都应当学会忍受另一方，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可能不受惩罚地取得对另一阶级的胜利。他强调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和睦相处的关系，说他们是“最真诚的朋友”，应当把破坏这种状况看作“最大的灾难”。^②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工联议会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乔治·豪威尔。1878年他发表了一本论述劳资冲突的专著《从历史和经济观点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这本书虽然承认劳资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但却说劳资双方所以发生冲突，是由于对工会实践活动的真正性质的无知以及双方“妄自尊大和顽固不化”，认为只要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观点，他们就能够得到和解，“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好感的增强”，劳资双方的敌对情绪将会消除。^③ 豪威尔在1891年出版的《新旧工会主义》一书中宣称，雇主和雇工的相对地位本来是比较简单的，复杂性是外部条件引起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责任。他说：“就个人而言，雇主和雇工的个人地位如下：前者需要劳动，后者需要劳动的报酬。需要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于如何使双方能够进行公平交易、达成公平协议，而不致使任何一方获得不应有的好处”。他认为，要求在工业系统中废除资本家是一种

① 参看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1959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37页。

② 参看杰弗雷斯《工人运动的形成时期》1948年伦敦英文版第47—48页。

③ 参看豪威尔《资本和劳动的冲突》1878年伦敦英文版第456—457页。

“乌托邦的梦想”，通过分红制和合作制才有可能使工人获得合法的应有权宜。^①

工会“政务会”的重要成员、木工联合会书记阿普尔加思在当时的工联领袖中不是最反动的，但他同样是阶级和谐论的狂热崇拜者。他经常向工人吹嘘资产阶级的慈善，说这些人可以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政治权力“过多地”集中在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一部分人手里，工人阶级没有得到它“应有的”那一部分权力。只要工人阶级获得了它应有的权力即公民权，工会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就可以在劳动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工人将得到雇主的充分信任，可以同雇主一起通过谈判妥善解决一切纠纷，携手共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建立美好的新制度。^② 1869年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阿普尔加思听到欧洲代表讲述工作中的困难后发言说，欧洲大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二十年前早已解决”，^③充分流露出他对英国现实状况的满意心情。

由此可见，在工联领袖看来，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只要双方增加相互的谅解和信任，一切劳资纠纷都可以得到解决，工人阶级甚至可以同资产阶级一起分享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硕果。工联领袖对劳资关系的看法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对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改良加以完善。

二、主张工会的任务在于争取局部的改良

英国工会原是工人自发地为消除工人中的竞争而建立起来的

① 豪威尔《新旧工会主义》1973年哈维斯特出版公司英文版第230—233页。

② 参看罗特施坦《从宪章主义到劳工主义》第185—186页。

③ 参看柯林斯等《马克思和英国工人运动》1965年伦敦英文版第154页。

组织。它以维护本行业工人的利益、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日常需要为宗旨,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在空想社会主义影响下,1834年全国各行业统一总工会的规则和章程中曾提出过较高的奋斗目标,规定工会的最终目的是“以一种确能防止社会上无知、懒惰和无用的人垄断我们的劳动果实的方法,确立产业和人类的无上权利”。^①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和宪章运动相继失败,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阶段后,工联领袖被资本主义经济的辉煌成就所迷惑,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幻想,以为不需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不需要变革社会制度,工会只要在现存制度下开展积极活动,工人的生活状况就可以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甚至可以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取得与资产阶级平等的地位。

豪威尔在论述工会的任务和目的时公开声称,工会的任务“只限于切实可行的问题和可能达到的目标”,工会的目的在于使雇主和雇工这两支力量处于“平等地位”。他反对工会关心社会的根本改造,认为工会“应关心会员在可能发生的变革中的福利,大力促进那些可能导致有利结果的变革。但是组织一个改革运动去推动广泛的社会和工业变革将会否定它们当前的职能,这就可能不利于有益的改革,并且肯定不利于现在已有职业的工人”。^②可以说,豪威尔的这些言论比较典型地代表了这一时期工联领袖中流行的关于工会目的和任务的观点。

英国工会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以“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作为战斗口号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然而不仅普通工人,即使工联领导人也没有认真地从理论上研究过工资问题。他们对于什么是“公平的工资”,什么是工资的实质一

①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505—506页。

② 豪威尔《新旧工会主义》第229—231页。

无所知。既不懂得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更不懂得怎样废除这种工资规律。工联领袖盲目地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接受了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理论，经常在演说中向工人宣传这一错误理论，说什么劳动力供过于求必然跌价，劳动力供不应求才会涨价。1851年工会刊物《职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很可能是机械工人联合会重要领袖之一威·牛顿）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工联的观点。这篇文章称赞“供求调节工人的工资”这句格言十分正确，明确提出“消灭劳动市场的多余人力应当是工人团体的首要目标”，并且说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把工人团体的基金向联合工场投资，以便为剩余劳力找到职业；另一种是减少劳动时间”。^① 燧石玻璃工人工会书记甚至主张把多余劳力送往澳洲，以减少工人自身中的竞争，达到保持提高工资水平的目的。^② 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许多工会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限制学徒、废止加班和筹措移民基金的办法，作为消灭多余劳力，解决工资问题的主要措施。

工联领袖中有些人坚决反对工会参加政治活动，主张工会不过问政治，只关心工资和劳动时间等直接涉及工人物质生活的问题。但是，也有一批工联领袖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工会不能仅限于争取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应当在关心工人经济利益的同时，把提高工人政治和法律地位问题也列为工会的一项主要任务。工会“政务会”的重要成员阿兰虽然一般说来不赞成工人阶级过问政治，但他却支持工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另外一些重要的工联领袖如阿普尔加思、奥哲尔、豪威尔以及一些地方工会领袖如格拉斯哥工会联合理事会领导人乔·牛顿等积极主张工人参加政治活动，工联机关报《蜂房报》也竭力鼓吹“关心政治”的必要。但是他们所

① 杰弗雷斯《工人运动的形成时期》第34页。

② 参看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146页。

谓的“关心政治”只限于争取工人的公民权、工会合法化和改革某些严重损害工人利益的法律。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工人宣传争取政治权力和法律地位的重要意义，说明工人受苦的根源正是在于缺乏应有的政治权力，工人没有选举权，不能影响议员，议会中没有人能够反映和支持工人的要求。因此，他们把争取工人阶级政治上法律上同其他阶级的平等列为工会的奋斗目标。这些目标一旦实现，工会的政治任务也就全部完成了。

不仅如此，工联领袖还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不能承担独立作用，工人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工人运动应当置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之下，充当资产阶级改革者的辅助力量。工联实际上没有提出过独立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政纲，而是甘心情愿地在政治上尾随资产阶级。即使在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的斗争中，工联领袖也不坚持国际总委员会提出的反映整个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而是接受资产阶级的纲领，只要求政府同意赋予部分工人选举权。选入议会的工联领袖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政纲，只是支持和拥护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策。例如 1875—1885 这十年间的工联议会委员会纲领，它们的内容仅仅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关于国家的选举、行政、司法机关的民主化；（二）关于如何使特别勤俭的工人脱离雇工队伍；（三）关于特殊产业状况的法律管理。^①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会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如说是更为接近激进资产阶级的主张。

以上就是工联领袖所规划的英国工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基本任务。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工会经常向会员提供救济金和补助金等等，充分发挥了互助会的作用。

三、反对罢工，主张通过调解和仲裁解决劳资争端

^① 参看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 261 页。

工会对于工人阶级群众性的运动一般说来往往采取不支持的旁观态度。当宪章运动刚刚兴起,群众斗争精神十分高昂的时候,个别工会就曾公开号召抛弃不合法的暴力手段,仅仅运用“真理和理性两种武器”。1845年,全国劳工联合会在章程中写明它的宗旨是采用调停、公断和法律手续三种方法以及提出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政治、社会及教育议案,以保护各联合工会的利益和促进其幸福。^① 宪章运动的失败,更使这种思想得到发展。许多工会都反对工人举行罢工,把罢工斥为“吞噬工人的猛兽”、“工会的致命伤”等等,认为不但罢工应当停止,甚至“罢工”这个词也应停止使用。然而,工人群众不堪忍受资本家的剥削,罢工事件仍然时常发生。为了加以限制,工联领袖将原来由地方组织掌握的举行罢工的决定权收回交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掌握。机械工人联合会曾经数次决议废除罢工津贴。工联领袖阿普尔加思和阿兰等人在1867年向政府调查工会的皇家委员会提供证词时都特别声明他们的工会曾经尽力防止和不支持罢工行为。阿普尔加思说,“我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不做任何违法的事。如果我们的工会同任何破坏法律的行为有牵连,我将加以制止”。^② 他极力推崇仲裁方法,希望工会尽可能地摆脱罢工的支出和忧虑。阿兰声称,“我们相信,所有的罢工都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不但对工人,即使对雇主来说也是如此。”^③ 铁路工人全国联合会把仲裁信念正式载入自己的章程,并且付诸实行。1872年建立的铁路职工联合会明确规定该会的宗旨是“通过合法手段改善各阶层铁路工人状况,通过促进雇主和雇工间的谅解,来防止罢工,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更恰当的工

① 参看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136页。

② 转引自罗特施坦《从宪章主义到劳工主义》第195页。

③ 转引自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230页。

作报酬”^①。有些工联领袖虽然没有完全否定罢工是解决劳资争端的一种手段,但是他们强调罢工造成“巨大的浪费和痛苦”,是一种“有缺陷的武器”,可能给使用者带来死亡和毁灭,因此主张尽量避免,代之以调解和仲裁等和平的方式。豪威尔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一切情况下,处理劳工问题时,调解是首要的步骤。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劳资争端都可以通过调解在一致同意的某种适当的制度下得到解决。其他百分之十的争端中,如果调解失败,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可以通过仲裁加以解决。只是在很少数的情况下,罢工才是不可避免的。全国矿工同盟主席麦克唐纳在1874年的竞选演说中极力鼓吹劳资之间建立比较和平的关系,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伟大和强盛”。1875年,他在演说中大肆夸耀工人如何与雇主坐在一张圆桌上谈判,并且把雇主接受调解和仲裁称作工会运动的一项光辉成就。

四、反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

1801年,爱尔兰被迫同英国签订“英爱合并条件”,正式并入英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工联领袖在对待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上暴露了严重的沙文主义立场,反对爱尔兰独立,支持统治阶级继续奴役爱尔兰的政策。

1867年发生了几名芬尼亚社社员被判死刑的事件,英国和爱尔兰又一次掀起群众性的抗议浪潮。参加总委员会的工联领袖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最初在改革同盟中为爱尔兰人民使用武力进行过辩护,但是不久后就因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压力放弃了同情爱尔兰的立场,转而支持统治阶级的政策,谴责芬尼亚社社员为“叛乱者”。奥哲尔在竞选议员时公然在群众集会上说,如果他能够当

^① 杰弗雷斯《工人运动的形成时期》第200页。

选,他不会仅作为一名工人代表,他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伟大的自由党”。当他在总委员会上受到质问时,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说过要在爱尔兰问题上支持格莱斯顿。^① 1869年,争取大赦芬尼亚囚犯的运动再次出现高潮,马克思立即向总委员会建议讨论爱尔兰问题,并且亲自草拟了谴责格莱斯顿的决议案。总委员会讨论时,奥哲尔和莫特斯赫德表示反对马克思的提案。莫特斯赫德反对爱尔兰独立的理由是:如果英国撤出爱尔兰,法国就会进入爱尔兰,他从来没有见过爱尔兰人在任何运动中与英国人并肩行动,相反地只是看到爱尔兰人经常反对英国人。因此,他竭力为格莱斯顿辩护,拒绝在马克思起草的决议案上签名。^② 奥哲尔认为决议案措词过分激烈,坚持要求修改词句,以缓和对接莱斯顿的谴责。阿普尔加思也只是非常勉强地表示同意这项决议案。

在围绕成立国际爱尔兰支部的问题上,工联领袖黑尔斯采取了顽固的沙文主义立场。早在1871年,黑尔斯就表示他不主张爱尔兰同英国分离。1872年,随着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发展,在英国和爱尔兰陆续成立了一批国际爱尔兰支部。当总委员会讨论爱尔兰支部同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关系时,黑尔斯声称,在英国建立爱尔兰支部将使民族对立继续保持下去,并提出一项决议案,指责“在英国成立爱尔兰民族支部违背协会的共同章程和原则”。他坚持认为,“国际和爱尔兰解放无关,和在英国或爱尔兰建立任何特殊形式的政府也无关”。^③ 黑尔斯的提案虽然遭到总委员会的否决,但是这种沙文主义观点却在英国工人中留下影响,妨碍了英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的团结。

①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68—1870》莫斯科英文版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186—187页。

③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1871—1872》莫斯科英文版第194—195页。

五、坚持狭隘的行会习气

英国工会继承旧的行会传统，一贯采取狭隘的排外主义。机械工人工会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1845年蒸汽机与机器制造业等工人协会的章程序言在劝说工人加入工会时比喻说，一个青年经过医科大学的学习领得毕业文凭后，“他自然希望能够享有冒牌庸医无法要求的种种特权，在行医时若发现自己受到这种冒牌庸医的侵害，则有权提起诉讼。这是专门职业所享有的特权。但机械工人可能花费同样的资财，消耗同样的岁月，以学得有用的机械方面的各种技能，然而他的特权却得不到法律保护”，^①因此一切有技术的工人必须加入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为宗旨的工会。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然行业工会陆续联合为全国性的组织，然而工联仍然保留着高度关门主义的特征。会员仅限于经过学徒训练的熟练工人，而且必须交纳高额的会费。工联竭力排斥非熟练工人进入本行业工作，以减少竞争对象。1851年建立的机械工人联合会的章程继续鼓吹同行业技术工人互相援助的必要，阐明该会的目的是利用一切机会尽力为会员谋利益，保护会员利益不受他人的侵害。同时形象地把工会职责比作医生的执照和作家的版权，说明工会负有保护本行业会员的不容置疑的义务。^②

这种组织上的狭隘的行会性质使工联在实践活动中完全脱离广大工人群众，只能团结少数有技术的熟练工人，不能团结大多数非熟练工人，因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

英国工联在十九世纪中期逐渐失去了工会本来的作用。所谓的“新模范工会”机械工人联合会这一时期的开支数字提供了典型的说明。从1851年到1889年，用于救济补助开支的数额为二百

①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158页。

② 参看杰弗鲁斯《工人运动的形成时期》第30页。

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九十三镑，而用于罢工方面的开支仅为八万六千六百六十四镑。^①甚至工联领袖东宁在 1866 年也不得不承认机械工人联合会实际上只起到互助会的作用，对它来说工会任务已不存在。

韦伯夫妇在《英国工会运动史》一书中曾经谈到，七十年代的工会运动同三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十年代，工会以消灭资本主义雇主为目的，雇主不容许工会存在。而七十年代的工会则是以缓和态度请求雇主将其优厚利润的一部分分给工人，雇主虽不情愿，但最终仍不得不接受工会的种种和解要求。例如机械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1855 年告同业工人书就曾表示相信雇主不会仇视工会组织，雇主终将明白“本会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品格，从而相应减轻雇主的责任，增进雇主的利益而不是损害他们的利益”。^②可见，工联主义支配下的工会已经改弦易辙，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附庸。

总之，工联领袖宣扬和执行的这一套观点和政策，既不同于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理想，也不同于宪章运动领袖所追求的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宪章运动的革命派领袖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接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后期的纲领已经包括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相反地，工联主义思想则完全不同，它只是探讨现行制度下改善工人状况的各种途径，它所追求的只限于提出一些实际的具体的要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更高的理想。它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的愿望。因此，尽管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欧洲名列前茅，英国工人运动在欧洲各国中开展得最早，而且工人阶级组织得最好，斗争经验最丰富，但是英

① 豪威尔《新旧工会主义》第 126—127 页。

②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第 164 页。